



从“建议人”到“合作伙伴”：日本大学图书馆 学生助理的角色变迁与启示

□时晨*

摘要 结合高等教育、大学图书馆相关政策梳理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角色的变迁,发现其业务范围不断变化,总体呈扩张趋势,其角色也从单一逐渐走向多元:最初是受邀参与图书馆特定业务的“建议人”,其后是图书馆因人手紧缺而雇佣的“打工者”与具有独特价值的“业务辅助者”,如今则是大学图书馆不可或缺、兼有专业性与创意性的“合作伙伴”。总结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角色变迁的历程,并与我国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的服务实践相对照,可得出一些有益启示,如扩大图书馆学生助理的遴选范围、细分学生助理岗位职责、进行图书馆业务的系统化培训等。

关键词 日本 大学图书馆 学生助理 角色

分类号 G251.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3.03.012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美国教育界掀起“模式转移”浪潮,主张以“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模式取代单向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体。与之对应,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大学图书馆从着重于“技术”“媒体”“空间”的“信息共享空间”(Information Commons)逐渐向“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升级。“主动学习”模式于90年代末被引入日本,随后成为日本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审议会指出,学习共享空间有助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且学习共享空间不仅要重视硬件,也需有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提供的学习支持、图书馆员提供的参考咨询、教师提供的指导建议等服务^[1]。有研究者分析,为支持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造性学习,学习共享空间提供的设备、设施、资料与咨询等一站式服务(One-stop Service)已超出大学图书馆的传统业务范围,引入外来资源成为必须^[2]。除了与校内外机构协作,图书馆的学生助理也被视为充满潜力的人力资源,成为大学图书馆研

究与业务工作领域的重要议题。2011年,日本首届“大学图书馆学生协作交流论坛”召开,参会教师、图书馆员和学生助理代表就如何发挥学生助理的作用相互交流、共享经验。迄今该论坛已举办11届,业界影响不断扩大。日本公立大学图书馆协会(Japan Association of Public University Libraries, JAPUL)也定期遴选学生助理优秀案例于主页公布,供大学图书馆参考。

我国大学图书馆使用学生助理已有较长的历史,民国之初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校已聘用勤工助学的学生在图书室工作,称为“学生助理员”^[3]。如今学生助理已活跃在我国绝大多数大学的图书馆,不过他们一般从事上书排架、流通借阅等基础性业务,发挥能力的空间有限。本文以现有研究为基础,结合日本高等教育政策与大学图书馆相关政策,对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的角色变迁进行梳理,希望能对我国大学图书馆更好地开发学生助理潜能有所启发。

* 时晨, ORCID: 0000-0002-7152-7913, 邮箱: shinstar916@163.com。



2 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的概念界定

日本大学图书馆何时开始雇佣学生助理已不可考,目前可追溯到的最早文献为《图书馆杂志》1957年第51卷第7号中的会议简报,其中参与图书馆业务的学生被称为“图书委员”。其后10余年提及学生参与的文献并不多见,且“学生图书委员”“图书委员”是对他们的主要称呼。进入20世纪70年代,学生助理相关文献有所增加,称呼也渐趋多样化,“打工学生”“学生志愿者”“学生辅助员”等称呼并用的情况并不少见。2000年后,随着大学图书馆功能的扩张,学生助理的称呼有了明显变化,除了较普遍的“SA”(Student Assistant)、“LA”(Library Assistant)、“学生馆员”以及突出学习和研究支持功能的“学习支援者”“研究支援者”,一些学生助理较为活跃的大学图书馆也有专门称呼,如御茶水女子大学图书馆的学生助理称“LISA”(Library Student Assistant)、帝京大学为“共读支援者”、白百合女子大学为“LiLiA”(Library Liaison Assistant)。“学生图书委员”“学习支援者”等称呼能看出学生助理的业务内容,但“打工学生”“SA”“LA”等称呼所指较模糊,且在各时期并用,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同时,就学生助理的报酬而言,日本大学图书馆既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无类似美国联邦奖学金(The Federal Work-Study, FWS)的政府资助体系可供利用,因此各馆支付模式不尽相同。时薪制较为普遍,如东京大学图书馆博士在读的学生助理报酬为1500日元/小时,硕士在读1300日元/小时;另有德岛大学图书馆等发放图书券或给予积分的象征性支付模式。为便于研究,本文将“在大学图书馆内提供服务的学生”统称为学生助理,不依照工作报酬、时长、称呼等作更细致的划分。

日本大学图书馆的传统业务大致分为文献资源建设(如采访、编目、典藏、数据库建设)、读者服务(如流通借阅、参考咨询、馆际互借、读者教育)和其他业务(如网站维护、馆内设备维护、网络建设)。其中,上书排架、图书加工、流通借阅、馆内引导、信息技术指导与馆内设备维护是学生助理的常规业务内容。近年来,随着大学图书馆的转型,图书馆活动参与者(Stakeholder)的增加,学生助理的业务领域也在不断扩张。有研究者按照“业务内容”“业务场所”“合作者”“方法”等标准将学生助理的业务分为3类,每类又细分为9项^[4]。更有研究者指出,日本大

学图书馆的学生助理已不再是固守传统业务范围的打工学生,而是能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动人才^[5]。

3 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的角色变迁

因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的相关文献可追溯到1957年,本文将以20世纪50年代为起点,分4个阶段探讨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角色的变迁:20世纪50—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及近10年。与之对应,学生助理的角色也可概括为受委托的“建议人”、填补人手空缺的“打工者”、重要的“业务辅助者”和积极能动的“合作伙伴”。

3.1 20世纪50—60年代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以欧美为模板创建大学,但直到二战结束,日本的大学图书馆无论是业务还是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一批大学图书馆员被派往哈佛大学等名校的图书馆参观学习,并确定了充实图书馆服务、将图书馆打造为“读者天堂”的发展方向^[6]。当时大学校园流行自由研究,通过博览群书获得“学问”是倍受推崇的学习方式^[7]。为了更好地选书,从质与量两方面丰富馆藏,图书馆邀请大学生参与选书业务,最初的学生助理就此出现。1957年出版的《图书馆杂志》第51卷第7号登载了该年全国图书馆大会大学图书馆分会的会议简报,其中福冈学艺大学(现福冈教育大学)图书馆馆长称邀请学生以“图书委员”身份进入图书馆委员会,能将学生视角的建议融入选书业务,提高选书质量^[8]。当时大学在校生少,图书馆业务有限,馆方邀请大学生参与是为了更贴合学生的读书需求,因此他们只负责为选书业务或与选书相关的读者活动策划提供建议。日本大学(Nihon University)三岛图书馆的馆员就明确表示,图书委员不委派上书排架、流通借阅等业务,应分配到宣传、选书和策划等部门。因此该馆的图书委员除了协助选书,也向学生传达所选新书的信息,并参与策划收集学生选书意见的读者活动^[9]。此阶段学生助理人数少,但普遍受到较高评价,认为其在选书及相关业务上提供了宝贵建议,有助于大学图书馆了解学生真实需求,提升大学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日本政府一改对发展高等教育的审慎态度,大学入学人数骤增。大学纷纷扩建图书馆,图书馆搬迁急需人手,一些私立大学



开始聘用学生当短期工参与搬迁工作。如1968年中京大学图书馆新馆落成,趁暑期雇佣50名学生将图书从旧馆搬到新馆^[10]。总之,20世纪50—60年代是日本大学图书馆聘用学生助理的最初阶段,学生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在选书及相关业务中提供来自学生视角的建议,其角色为受邀参与图书馆特定业务、协助图书馆提升服务水平的“建议人”。不过,在60年代末,一些私立大学图书馆开始短期雇佣学生从事体力劳动,当时虽是应对人手不足的权宜之举,但此类做法在下一阶段将成为常态,学生助理的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3.2 20世纪70—80年代

日本政府在战后颁布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大学可设夜校,其后的《国立大学图书馆改善要纲(案)》指出大学图书馆是教室的延长线,夜间和周日也要尽量开馆。大学在校生有限时,图书馆通过加班、调休等手段尚可应对,而70年代前期日本大学在校生已达174万,图书馆人手短缺问题凸显。1971年,在第二届日美大学图书馆联合会议上,美方代表称学生助理承担常规业务能给馆员“减负”,使其可专注于更重要的业务^[11]。日本大学图书馆正深受人手不足的困扰,美国同行的经验提供了借鉴,各馆开始招募学生助理从事夜间值班等辅助业务。不过,不少图书馆认为大学生缺乏工作热情和责任感,但因经费限制无法聘请新员工,雇佣学生助理算是无奈之举。如神户大学图书馆馆员表示,虽然学生助理值夜班服务不佳,但总比图书馆因人手不足闭馆好。中部工业大学、和光大学的图书馆安排学生助理上晚班(18:00—21:00),不参与闭架借阅业务与参考咨询服务。不少图书馆员连流通借阅与上书排架都不愿交给学生助理,认为他们相关知识不足,借书卡填写、图书分类都可能出错,需要二次检查^[12]。

除了值夜班,为视障学生提供朗读服务也是学生助理填补图书馆人力资源缺口的方式之一。1979年起日本的国立大学允许视障者参加入学考试,此后大学中的视障学生逐渐增多。为保障其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权利,不少学生助理被委派提供朗读服务。如和光大学图书馆一、二年级与三、四年级的学生助理每周提供120分钟与180分钟的朗读服务。大阪教育大学、东京都立大学的图书馆除了提供面对面朗读服务,也请三、四年级学生和硕士生录制朗读磁带供重复使用^[13]。

在上一阶段,被聘为图书委员,进入图书馆委员会参与选书是学生助理的主要工作,本阶段大多数图书馆委员会里已没有学生。1972年的数据显示,在设有委员会的82家大学图书馆中,有学生委员且参与选书的只有3家图书馆^[14]。东京大学的学生曾成立交涉组织,要求图书馆改善服务,包括提高生均购书费、学生参与图书采购、延长开馆时间等。该行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大学图书馆问题研究会”甚至专门召开了讨论会^[15]。但讨论并无结果,原因之一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引发大范围经济不景气,削减经费是众多大学的共同举措;原因之二是大学图书馆委员会组成存在矛盾,委员会应由教师、馆员和学生三方组成,但当时教师委员为绝对多数,40%的委员会甚至没有馆员委员^[16]。图书馆经费削减,馆员地位没有保障,学生改善图书馆服务的要求难以得到回应,学生助理也只能是填补人手空缺的“简单劳动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泡沫经济带来的消费主义文化向大学校园蔓延,大学图书馆的到馆人数与借出册次双双减少。此时的学生助理仍从事夜班值班等专业性较低的工作,且馆方并未提供系统训练,学生助理的业务能力难以得到提升。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末一些大学图书馆已开始挖掘学生助理的潜力以改善图书馆的服务。如梅花女子大学参考美国的“朋辈支持”(Peer Support)模式,从高年级学生中选拔学生助理,辅助馆员进行新生入馆教育。与馆员相比,学生助理像亲切的“大姐姐”(Big Sisters),新生对她们的满意度高达96%^[17]。

20世纪70—80年代是日本大学图书馆曲折发展的时期,先是面临经费被削减的困境,到80年代大学受消费主义文化影响,去图书馆成为“小众行为”。在此阶段,大学图书馆界的议题多是如何靠有限经费维持既有服务,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质量则无从谈起。大学图书馆中学生助理的角色也从协助选书等业务的“建议人”变为填补人手缺口的“打工者”。图书馆并未将学生助理视为有潜力的后备力量,只让他们从事简单的体力工作,有些工作人员还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们,以致出现学生助理集体拒绝续签合同的极端事例^[18]。不过,梅花女子大学图书馆的尝试也显示,一旦学生助理的潜力得到认可,其业务范围自然得以扩张,所扮演的角色也会随之转变。



3.3 20世纪90年代到2009年

1988年日本正式实施《改正劳动基准法》,1992年《一周双休制度》首先在公务员群体中实施,国立、公立大学图书馆员工身为国家、地方公务员,必须遵守法定劳动时间的规定。大学图书馆无法大量雇佣新人,学生助理代班成了共同需求。如京都大学图书馆的员工周六中午下班,之后全馆7个窗口均由学生助理负责^[19]。

上述夜间或周末代班只是业务时间的延长,就内容而言并未超出上阶段学生助理的业务范围,不过本阶段大学图书馆的地位与功能有所变化,学生助理扮演的角色也发生明显改变。1993年12月文部科学省下属学术审议会发布《关于推进大学图书馆的机能强化与高度化》报告,其后日本政府对“大学教育共通目标”作出权威解释,再次强调大学图书馆是大学中不可替代的场所^[20]。为回应政府要求,日本大学图书馆开始大规模引入网络技术,并进行学术信息数据库建设^[21]。如何通过读者教育让大学生适应从纸质到电子的转换,以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成为讨论热点,也出现不少相关论文。这些论文都多少提及学生助理的信息技术支持,可见学生助理的业务范围有所扩大,且工作增添了“专业性”“技术性”色彩。有论文提到中央大学图书馆在电脑终端旁边配备图书情报专业的学生助理,专门负责识别不熟悉系统操作的学生并给予指导^[22]。有研究者对各大学图书馆提供的联机公共查询目录(OPAC)、只读光盘(CD-ROM)和在线数据库检索教育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图书馆派学生助理常驻柜台,在读者不熟悉电脑操作或检索方法时给予指导,并制作光盘版本的读者指南等做法充分利用了学生助理的技术优势,能有效提升图书馆的服务水平^[23]。也有论文分析了庆应义塾大学藤泽校区的网络化、信息化改造,称雇佣学生助理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能提高影像设备和在线数据库的使用率^[24]。

在此阶段,日本大学图书馆开始认可学生助理的独特价值,学生助理的工作不仅有“量”的作用,更有“质”的意义,既减轻了工作人员的负担,同时也提升了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有研究者指出,学生助理能帮助大学图书馆及时获取学生意见,优化图书馆运营,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图书馆员工,使后者更重视改善学习环境与提升学生信息素养,因此

学生助理是独具价值的“业务辅助者”^[25]。学生助理凭借对信息通信技术的熟悉及学生身份,降低了咨询门槛,提升了读者的在馆体验,他们不再是为填补人手空缺而雇佣的“打工者”,而是具有独特价值的“业务辅助者”。进入21世纪,“主动学习”模式开始在日本高等教育界产生影响,已在欧美大学图书馆逐步普及的学习共享空间成为日本大学图书馆界的研究对象。舶来品的落地生根并非易事,学生助理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学习共享空间从研究对象变为现实要等到下一个10年。

3.4 2010年—至今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学习媒介的多样化以及学习模式的转变,欧美的大学图书馆开始设置能提供一站式服务的信息共享空间,并逐步向学习共享空间进化。2010年,有研究者对日本755所大学进行了问卷调查,在询问是否设置“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学习共享空间时,15.5%的回答为“是”,近半数回答为“有意筹建”或“筹建中”^[26]。同年,文部科学省提出“学习支持”是大学图书馆的必备功能之一,且学习共享空间不能只提供空间和设备,图书馆员工、硕士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都是宝贵的人力资源,要充分利用以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27]。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支持包含多层面的服务,如学习媒介和场所的准备、学术资料与信息的参考咨询服务、信息通信技术支持、学术写作辅导、分学科补习甚至就业指导等。这些服务原由校内多部门如图书馆、电教中心、就业指导中心等分别负责。具体到学习共享空间的建设上,学习共享空间主张读者导向(User-oriented),所提供服务的种类和标准都远超传统的图书馆业务范畴,因此除了与其他部门积极协作,图书馆必须深入挖掘学生助理的潜力。在2010年的第41次大学图书馆研究会全国大会上,有研究者提出建设“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共享空间需要全校共同努力,图书馆员工要与学生助理组成团队,并引入教师参与^[28]。《大学图书馆》杂志特设“图书馆转型与学习支持”专题,撰文的各馆都提到“人才”是学习共享空间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由高年级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充当学生助理,解答学生关于报告写作、课程选修等问题,这种跨专业、跨年级的交流能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29]。各馆委派学生助理参与学习支持的做法也各有特色,如



明治大学和泉图书馆在2楼设置“导航柜台”,有学生助理于周一到周五的10:00—16:00点提供论文写作辅导或解答课业问题。1楼有硕士、博士研究生担任的学生助理常驻,负责解答学术研究问题^[30]。千叶大学图书馆在馆内设置“交流区”,学生助理负责各专业的学习指导,教师负责研究指导,图书馆员提供参考咨询服务,三管齐下共同支持学生自主学习^[31]。

进入2014年,在上书排架、流通借阅和读者指导外,学生助理充当学习支持主力的做法已较为普遍,学生助理的业务内容有了更多的专业性。在当年的日本全国图书馆大会上,在论及学习支持时,“与学生助理协作”与“学习共享空间的设置、改善”“提升图书馆员工水平的专门研修”“联合教师开展读书会(Biblio-battle)”并列,成为大学图书馆必须持续进行的4项活动之一^[32]。

此阶段日本大学图书馆的学生助理不仅是学习支持的重要力量,也开始参与甚至承担阅读推广活动的策划和执行。随着日本大学教育接近全民化,“远离书本”成为不少学生的常态,一项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53.1%的受访者读书时间为0分钟/天^[33]。为提升在校生读书意愿,营造大学校园的读书氛围,各大学图书馆都积极举办阅读推广活动。具体活动形式依据大学定位、办学特点而各不相同,如举办选书一日游、图书创意展示、俱乐部与读书会活动等。学生助理在此类活动的策划和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更了解学生对图书的需求,也有热情与创意,较少被有形或无形的规则束缚。与图书馆的常规推广活动相比,学生助理策划的活动切入点独特,有时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帝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策划、运营的“伴你读书图书馆”项目即是代表案例之一。学生助理担任“伴读人”,组建读书小组,有效促进学生读书的同时,还吸引了不少学生来应聘“伴读人”,而且半数应聘者并非图书情报专业。应聘原因多样,有“喜欢读书”“喜欢图书馆这一空间”“觉得与人一同读书有趣”等^[34]。该项目不仅达到了阅读推广的目的,更激发了学生对图书馆的兴趣,有助于招聘更多对图书馆工作有热情的学生助理,更可能成为学生毕业后进入图书馆行业的契机。日本国立大学图书馆协会(Japan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 Libraries, JANUL) 2016年年度论坛特设“如何动员学生助理参与策

划”分论坛,一些大学图书馆受邀介绍了所属图书馆如何利用学生助理的“学生视角”和“新鲜创意”举办活动的案例,如参与大学图书馆改造、举办图书馆服务改善大作战等等^[35]。

在这一阶段,学生助理依然承担着流通借阅等常规业务,但总体业务范围有所扩展,新增了更具专业性和创意性的工作内容。不少大学图书馆也对岗位作了细分,学生助理可根据兴趣、优势选择从事常规业务、学习支持或技术支持。与上一阶段相比,此阶段学生助理的角色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不仅在学习共享空间的学习支持服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更被大学图书馆员视为有着奇思妙想、能运用创新思维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的“合作伙伴”。

4 总结与启示

通过梳理日本大学图书馆员工的经验谈和图书情报专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见,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扮演的角色在不同时期存在着明显差异。具体而言,随着时代变迁,日本大学图书馆的学生助理介入大学图书馆业务的范围不断扩大,介入程度不断加深,其角色也随之发生变化。

4.1 学生助理角色变迁小结

20世纪50年代,日本大学图书馆中的学生助理称为“图书委员”,其工作与选书相关,不从事书刊的上书排架、流通借阅等图书馆基础性工作。当时大学倡导学生通过博览群书获得学问,图书馆的藏书被视为重要资源。部分学生被聘为图书委员,基于学生视角提出选书建议,使图书采购更能契合学生的需求。进入70年代,日本大学在校生人数激增,图书馆业务量急剧增长,雇佣学生打工成为大学图书馆填补人力资源缺口的常规做法。除了排架等专业性不强的业务,他们主要负责夜间值班与视障学生服务。在图书馆员工眼中,他们是为报酬而来的“打工者”,工作热情与责任感不足,用他们乃是“无奈之举”。不过80年代末已有大学图书馆开始认可学生助理“学生”身份的价值,预示着学生助理的角色将发生变化。进入90年代,随着大学图书馆大规模应用信息技术,学生助理凭借技术专长及学生身份,降低了读者咨询的门槛,提升了其在馆体验,扩展了图书馆与学生互动的深度与广度。他们不再是为填补人手空缺而雇佣的“打工者”,而是有独特价值的“业务辅助者”。21世纪初,日本大学



图书馆开始重视学习支持功能,随之设置的学习共享空间要求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学生助理成为不可或缺的专业性人才。此阶段学生助理的业务范围前所未有地广阔,除了常规业务,专业性的学习支持和创意性推广活动都能见到学生助理的身影,他们也成为图书馆员工深为倚重的“合作伙伴”。

4.2 学生助理角色变迁的启示

总结日本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角色变迁的历程,与我国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的服务实践相对照,可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4.2.1 扩大学生助理遴选范围,鼓励更多学生参与

我国大学图书馆雇佣学生助理的实践可追溯到民国初年,但20世纪90年代前,使用学生助理远非大学图书馆的常态。198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各级政府建构贫困大学生资助体系,“勤工助学”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从事勤工助学的贫困生在图书馆等校内机构中劳动获取报酬,称“勤工助学工”,这也是我国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的最初形态。2000年后我国大学普遍扩招,在校生激增造成图书馆业务量数倍增长,而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又使图书馆难以大规模引进新人,人手紧缺成为困扰图书馆运营的难题。招聘家境较贫困的学生参与工作成为大学图书馆的共同选择,这些学生也有了“学生助理”这一新称呼。其实,担任学生助理不仅能获得报酬,更是难得的学习与锻炼机会。在图书馆工作能让学生助理更好地利用馆藏资源,提高沟通、策划、团队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能提升信息素养,对就业大有裨益。因此我国大学图书馆要增加学生助理的绝对人数,更要扩大雇佣范围,为更广泛的学生群体提供参与图书馆工作的机会。大学图书馆也应协同学生助理展开宣传,并举办富有趣味性的宣讲活动,吸引对图书、阅读和图书馆有兴趣的同学加入学生助理队伍,实现图书馆与学生助理的“双赢”。

4.2.2 细分岗位职责,鼓励发挥所长

人手不足是我国大学图书馆聘用学生助理的直接原因,因此他们主要承担图书馆基础与常规业务。有数据显示,约70%的学生助理负责馆内书刊的排架、上架、倒架与下架工作,其余学生助理协助完成流通借阅、图书加工与档案整理等工作^[36]。个别院校图书馆有所创新,但多数图书馆学生助理的工作仍局限于基础业务。日本不少大学图书馆依据学生助理的动机、兴趣和专业背景进行细分,学生助理可

自由选择岗位,有助于发挥其自身优势,减少对图书馆工作的倦怠感,提升服务水平。我国大学图书馆也应针对学生优势与特点分层次、分内容设置工作岗位,一般勤工助学生负责书库整理与图书上下架,尽快熟悉图书馆环境并产生亲近感;沟通能力强的可以负责解答日常咨询;有一定科研能力的硕博研究生可经过专门培训后承担参考咨询服务,其中科研能力较强的博士生可专门负责学习支持服务。

4.2.3 实施系统培训,培育自豪感与责任心

雇佣学生助理能减轻图书馆员的负担,使其能集中精力在参考咨询、与教师协同展开学习支持等深度服务上。但学生助理的责任心和业务能力有差别,为避免影响图书馆总体服务水平,对其实施系统培训十分重要。近年来日本大学图书馆一般采用岗前培训和在职培训(On-the-Job Training, OJT)相结合的方式培训学生助理。岗前培训首先是全面讲解图书馆业务内容,由馆员带领业务娴熟的学生助理讲解配架、检索等业务。其次是分岗位观摩学生助理与馆员现场工作,岗前培训结束前进行操作考试。在职培训则是在馆员或熟悉业务的学生助理带领下进行日常工作,在操作中掌握知识、技能与方法。不过,日本大学图书馆的培训强度与美国相比仍显逊色,美国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上岗前有严格的培训时间,如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CSUSM)凯洛格图书馆(Kellogg Library)最低培训时长为100小时。而日本的大学图书馆多用培训次数统计,上岗前培训次数一般在20—30次。我国大学图书馆也有学生助理培训,但尚未形成一致标准。虽有大学图书馆明文规定指导、培养学生助理是馆员的工作责任之一^[37],但不少图书馆将培训工作委托给学生助理,培训质量难以保证。学生助理的稳定在馆有助于提升服务水平,但我国大学图书馆学生助理人员流动频繁,也使图书馆不愿在培训上投入资源。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因人员流动大不愿系统培训,而缺乏培训影响工作效果,难以引起工作兴趣,更加剧了人员流失。因此,我国大学图书馆不仅要重视培训,更要在培训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助理的工作兴趣,激发其作为学生助理的自豪感,从而稳定学生助理队伍。

参考文献

1 科学技术·学术审议会学术分科会学术情报委员会.学修環境充



- 実のための学術情報基盤の整備について(審議まとめ)[EB/OL].[2022-04-21].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gijyutu/gijyutu4/031/houkoku/_icsFiles/afiedfile/2013/08/21/1338888_1.pdf.
- 2 米澤誠.ラーニング・コモンズの本質[J].名古屋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年報,2008(7):35-45.
 - 3 高军善.清华图书馆民国时期的学生助理工作[J].图书馆建设,2020(4):70-78.
 - 4 岡野裕行.学生協働は関係をデザインする[J].館灯,2020(58):59-64.
 - 5 石川敬史,近藤秀二,安達美奈子他.大学図書館における学生協働の意義と課題[J].十文字学園女子大学紀要,2018,48(2):191-203.
 - 6 岩猿敏生.大学図書館変革期の20年[J].静脩,1999(100周年記念臨時増刊号):9.
 - 7 橋本鉦市.戦後高等教育政策におけるイシューとアクター[J].東北大学大学院教育学研究科年報,2007,56(1):71-87.
 - 8 編集委員会.昭和32年度全国図書館大会議事録[J].図書館雑誌,1957,51(7):296.
 - 9 三浦吉春.日本大学三島図書館の教育参加[J].図書館雑誌,1958,52(9):296-297.
 - 10 編集委員会.各館の動静[J].館灯,1968(7):65-72.
 - 11 岡崎義富.第2回日米大学図書館会議報告(2)[J].大学図書館研究1974(3):122-124.
 - 12 今まどこ.図書を選択権を得るために[J].図書館雑誌,1972,66(9):426-429.
 - 13 岡崎佳子.日本福祉大学附属図書館における視覚障害者サービスについて[J].館灯,1989(28):42-48.
 - 14 編集委員会.日本の大学図書館における図書選択の実情[J].図書館雑誌,1972,66(9):440-445.
 - 15 山川次郎.大学図書館問題研究会へ全国の大学図書館員の参集を[J].図書館雑誌,1971,65(5):227.
 - 16 大城善期.大学図書館における司書の専門性[J].図書館界,1982,34(1):77-82.
 - 17 小野真理子.学生に対する利用者指導:オリエンテーション・文献検索ガイダンスを中心にして[J].館灯,1977(16):16-25.
 - 18 塩見広子.中部工業大学三浦記念図書館における時間外開館について(再論)[J].館灯,1981(19):33-39.
 - 19 松原修.大学図書館における開館時間利用者サービス労働条件[J].図書館雑誌,1992,86(5):292-294.
 - 20 竹内比呂也.大学図書館は変わり続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J].大学図書館研究,2014(100):3-10.
 - 21 文部科学省.学術情報ネットワークの整備[EB/OL].[2022-06-11].https://www.mext.go.jp/b_menu/hakusho/html/others/detail/1318492.htm.
 - 22 入矢玲子.ニューメディアは利用者教育をどう変えるか——中央大学図書館の現状と展望[J].図書館雑誌,1993,87(4):222-224.
 - 23 廣田とし子,上田修一.大学図書館における電子情報源の利用者教育調査[J].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1996(33):83-98.
 - 24 松井博.大学の自己点検評価と大学図書館のサービス改善[J].図書館雑誌,1997,91(3):164-166.
 - 25 日高友江,岡田隆.学生協働によって変わる図書館サービス:山口大学図書館の実践[J].大学図書館研究,2009(87):9-14.
 - 26 香海紗織,溝上智恵子.大学図書館におけるラーニング・コモンズの学生アシスタントの意義[J].図書館界,2011,63(2):176-184.
 - 27 文部科学省.変革する大学にあって求められる大学図書館像[EB/OL].[2022-08-16].https://www.mext.go.jp/content/20210909-mxt_jyohoka01-1301602_2.pdf.
 - 28 上原恵美,赤井規晃,堀一成.ラーニング・コモンズ[J].図書館界,2011,63(3):254-259.
 - 29 竹谷喜美江.新潟大学ラーニング・コモンズについて[J].大学の図書館,2010,29(7):143-146.
 - 30 柴尾晋.明治大学和泉図書館が目指すもの[J].図書館雑誌,2013,107(9):563-565.
 - 31 木下直.「考える学生」をつくる空間:千葉大学附属図書館/アカデミック・リンク・センター、リニューアルオープン[J].図書館雑誌,2013(9):566-567.
 - 32 中尾康朗.大学・短大・高専図書館の学修支援を考える[J].図書館雑誌,2014,108(2):85.
 - 33 全国大学生協同組合連合会.第53回学生生活実態調査の概要報告[EB/OL].[2022-09-12].<https://www.univcoop.or.jp/press/life/report53.html>.
 - 34 中嶋康,辺見純子.<共読ライブラリー>が創る「人」「本」「学び」の未来[J].大学図書館研究,2013,97(0):1-12.
 - 35 小野寺咲紀,鈴木祐介.新図書館の学生の声を届ける:ACSの成果と展望[J].大学の図書館,2016,35(8):120-122.
 - 36 朱辉.高校图书馆学生助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教学论坛,2018(48):194-195.
 - 37 朱丽珍.高校图书馆引进学生助理的实践与思考[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5):100-104.
-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安徽蚌埠,233000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7日
修回日期:2023年3月20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The Role Change and Enlightenment of Student Assistants in Japanes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Shi Chen

Abstract: Combining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libraries to sort out the changes in the role of student assistants in Japanes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ir service scope is constantly changing, and the overall trend is expanding. As time passes, those who were initially as proposer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specific library operations, gradually become short-term workers, service assistants with unique value, and indispensable, professional and creative working partners. Summarizing the changing course of the role of student assistants in Japanes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comparing with the service practice of student assistants in China, some useful inspirations can be drawn, such as expanding the selection scope, subdivid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and implementing systematic training.

Keywords: Jap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y; Student Assistant; Role